



泰雅織布一片天——野桐工坊尤瑪·達陸

タイヤルの織物で成功を編み出す——野桐工坊のユマ・タル

Yuma Taru, Founder of Yetong Workshop, Promotes Tayal Weaving Successfully

採訪 | 高秀玉

幸好大安溪流域有個「織女」尤瑪·達陸。6月，電話那頭的尤瑪已在花蓮待了幾天。接下來，從花蓮北上到台北處理事務，再開夜車趕回家。即便尤瑪經常得全台跑透透，她總是在忙完事情後，不顧路程的遙遠，回到她的家——象鼻部落。

1999年的921地震將大安溪流域的地貌改變了。土石流、山崩，讓種植甜柿的土地顯得疲弱，無法讓植物有效生長，也讓依賴甜柿產業的居民頓時無依無靠。媽媽們牽著小孩的手問尤瑪說：「老師怎麼辦？我們需要餵養小孩！」尤瑪，如果可能的話，妳可以用文化來幫助妳的族人生活嗎？」這讓原本單純從事田野調查與研究近10年的尤瑪，悶著頭擔任起部落產業的經營者與創造者。這一走，又過另一個10年了。

尤瑪因應當時部落媽媽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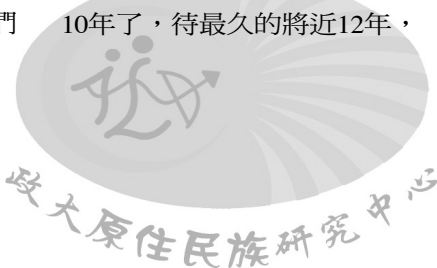
象鼻部落位在苗栗縣泰安鄉，緊鄰大安溪。（圖片提供 野桐工坊）

的經濟需求，成立了以織布技藝為主的野桐工坊，地點就在象鼻部落——她從小成長的地方。參與的「織女」們，幾乎來自整個大安溪流域，包括眉原、天狗、大安、士林、馬比浩、達觀等部落。尤瑪說：「最資淺的織女在我這兒也快10年了，待最久的將近12年，

同時間織女人數最多時有30幾位。」

扛起負擔 大膽實踐

象鼻部落，將尤瑪餵養成真正的泰雅族人。她勇敢地將工坊經營的重擔一肩扛起至今。她說：「我當時稍微整理、盤點自己的能力與周圍的



環境，走出兩個極端不同的策略，一是非常傳統的織布工作，二是非常前衛的裝置性藝術工作。這兩塊實際上就是我過去工作時的能力，我根據我的能力來幫忙這兩個區塊。但是，當時原住民織品在台灣被視作很低的創作、被看不起，所以我確定不要走前面那條路，因為那樣我會養不活他們。因此，我才會跟很多博物館合作，這樣我一年有兩個案子，可能就會有2-3百萬，我可以付薪水。我做公共藝術也大概有1-2百萬，這樣平衡下來，就可以養活一二十個家庭1年的需求。」

經濟的問題，可以憑著努力，花費時間、精神與勞力換取。但尤瑪所著重與更努力的部分，是她清楚知道所經營的不單單只是個織布工坊而已，而是一個部落織布文化與技藝人才的培育過程。教育工坊裡的織女們說：「文化不只解決經濟問題，還需要使命感與改變的力量。我們做這件事是希望能把泰雅族染織的能力做起來，一個民族的工廠做起來，一個民族的染織學校做起來，希望大家能夠趕快把技術學好，未來不僅可以靠這個工

作養活自己，還可以來我們學校擔任講師。」

發展民族工廠 根留部落

可別以為這還停在構思的階段，尤瑪早已為此花費心思奔走許久了。她到處走訪與接洽，試圖尋找適合發展染織工藝的學校，她說：「我期待的染織工藝學校是從高中到大學，在體制內培訓7年，然後回鄉服務。同時，我們也幫產業訓練人才，未來學生畢業後，可以直接進入職場工作或到國外繼續深造。」可惜，原先預定合作的學校，因人事變動而不幸破局。但尤瑪卻沒因此停滯不前，她還是繼續嘗試，並加快

我當時稍微整理、盤點自己的能力與周圍的環境，走出兩個極端不同的策略，一是非常傳統的織布工作，二是非常前衛的裝置性藝術工作。這兩塊實際上就是我過去工作時的能力，我根據我的能力來幫忙這兩個區塊。



織布工坊的成員在採收苧麻與剝麻。(圖片提供 野桐工坊)



尤瑪聘請部落裡的年輕幼教老師擔任教學工作，
族語老師則負責泰雅傳統文化傳承及族語教學的
角色。尤瑪左思右想，誰是最適合族語教學的老
師，最後想到的是對泰雅
族文化再熟悉不過的黑
帶·巴彥老師，將他從新
竹山上帶到象鼻部落。



腳步著手準備。

去年開始，她陸續讓工坊裡的織女媽媽們回到自己的部落，各自成立工坊。也鼓勵織女們申請駐村藝術家、參加競賽、繼續讀書或嘗試書寫自己的文化等。尤瑪開心地說：「像去年美如考進聯合大學、前年則有雅菁考進實踐大學。我的織女都20歲出頭，他們要去找他們的方向，拓展視野，未來是否能繼續合作，就看機緣了。但不管怎麼樣，他們已先走出去，做他們自己想做的事。」雖然這些織女們不知何時開花結果，但終究理了顆傳

統染織文化的種子在這些織女的心裡。

現在，尤瑪又開始準備為成長中的種子們架起攀附的支架了！她構思將大安溪流域的工坊，做區域性的整合，也就是邀請那群她所培育的種子織女們一起合作，計畫從織布原料到產品生產推行「一條龍」作業，然後再招募部落裡的相關人才，有人負責企畫，其他人負責行政、財務、傳統建築、傳統教育、行銷等工作，最終的願景是成立泰雅族的染織工藝專門學校。尤瑪表示：「得加緊腳步將織布文化的內容，重新送回小朋友的體內。如果把織布變成文字、變成影像，對於傳承還有一層隔閡。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跟確定的人、面對面地傳承。只要先把產業做起來，這樣就有機會吸引部落裡大學畢業的孩子，一起為理想來努力，一起為工作創造環境，這樣才能將文化具體實踐出來。」

推動色舞繞民族學園

「成立幼兒園是我20幾年前回部落時想做的民族教育，只是那時候不巧遇到一點狀況，沒有辦法在部落馬上實現這個夢想，然後我才先做染織，一陣子後再回來做教育。其實教育是我的初衷，我希望藉由人的培育把部落變得更



工坊裡的織女們提到，文化不只得解決經濟問題，還必須擁有使命感與改變的力量。（圖片提供 野桐工坊）

好，人就可以安居樂業！」尤瑪這樣說。

2010年成立的色舞繞民族學園，是以泰雅族傳統文化做為基礎的幼兒園，採全族語進行教學。目前幼兒園有8位學生，教師及支援人員則有10位，當中包括1位專業的幼教老師，1位族語老師及8位擔任幕後教具製作、教材整理的支援人員。目前幼兒園學生人數雖少，但仔細觀察，便可發現尤瑪對傳統教育細緻的安排。舉例來說，教室是以泰雅傳統竹屋型式搭建而成，內部除有一般幼教常用的擺設之外，還有



幼兒園教室以泰雅族傳統竹屋型式搭建，內有傳統文物與設施，可在文化課程中實際使用。（圖片提供 色舞繞民族教育學園）

更多傳統泰雅族生活起居所需的物品與設施，都可在文化課程中實際配合使用。尤瑪聘請部落裡的年輕幼教老師擔任教學工作，族語老師則負責泰雅傳統文化傳承及族語教學的角色。尤瑪左思右想，誰是最適合族語教學的老師，最後想到的是對泰雅族文化再熟悉不過的黑帶·巴彥老師，將他從新竹山上帶到象鼻部落。其他的支援人員則由家長組成，讓他們藉由教材教具的製作及整理過程中，在mama Haytay（黑帶·巴彥老師）身上學習到泰雅傳統知識。

扎下樁子 支持民族教育

雖然目前沒有相關的資源支持，但尤瑪相信，憑藉她及其他支持的力量，還是能先走個幾年。她計畫今年7月開始，募集民間450位支持她理念的人士，1年捐款1萬元，這樣1年就有450萬讓她買土地、蓋學校做民族教育。目前她已募集到百來位支持者，響應她的民族教育夢，他們並非透過特別的場合牽線，而是尤瑪一位又一位懇談後募集而來的。尤瑪說：「這樣每個扎下去的樁子都有力量，而不是飄浮的，民族教育的房子，蓋起來

才會紮實。」尤瑪希望能藉由這些樁子的力量，讓民族教育的發展穩健踏實，還能向相關部門證明，他們確實可以靠自己做到。

對於傳統教育，目前尤瑪有幼兒園，也持續思索泰雅染織工藝專門學校如何在民族教育上展開。或許現在部落裡多數的族人們，可能還無法完全理解尤瑪的理想而加入支持的行列，但傳承中最重要的小孩與老人是不能等的，所以尤瑪相信，只要先做出來，看見孩子的成長，終究會獲得更多的支持。◆